

之復莫之與京將必代齊有國史蘇占晉伯姬之嫁而  
及於為羸敗姬惠懷之亂至遠至願通於神明後世漢  
以不然今而愈甚至以飲食摠雜之際呼日者隔壁使  
之占卜往往不加冠裳一問四五而責其術之不信豈  
有是理哉善乎班孟堅之論曰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  
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及至衰世懈於齋戒而  
屢煩卜筮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為忌龜厭不告  
詩以為刺謂周易之蒙卦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詩小旻之章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言卜問煩數狎嬖  
於龜龜靈厭之不告以道也漢世尚爾况在於今未嘗  
頃刻盡敬而歸咎於淫巫瞽史其可乎哉

### 糖霜譜

糖霜之名唐以前無所見自古食蔗者始為蔗漿宋王  
招魂所謂胹蠶魚羔有祗漿是也其後為蔗錫孫亮使  
黃門就中藏吏取交州獻甘蔗錫是也後又為石密南  
中八郡誌云竿甘蔗汁曝成飴謂之石密本草亦云煉  
糖和乳為石密之也後又為蔗酒唐赤土國用甘蔗作  
酒雜以紫瓜根是也唐太宗遣使至摩揭陀國取熬糖  
法即詔揚州上諸蔗榨瀋如其劑色味愈於西域遠甚  
然只是今之沙糖蔗之技盡於此不言作霜然則糖霜

非古也歷世詩人模奇寫異亦無一章一句言之唯東坡公過金山寺作詩送遂寧僧圓寶云涪江與中冷共此一味水冰盤薦琥珀何以糖霜美黃魯直在戎州作頌荅梓州雍熙長老寄糖霜云遠寄蔗霜知有味勝於崔子水晶鹽正宗掃地從誰說我舌猶能及鼻尖則遂寧糖霜見於文字者實始二公甘蔗所在皆植獨福唐四明番禺廣漢遂寧有糖冰而遂寧為冠四郡所產甚微而顆碎色淺味薄終比遂之最下者亦皆起於近世唐大曆中有鄒和尚者始來小溪之織山教民黃氏以造糖霜之法織山在縣北二十里山前後為蔗田者之四糖霜戶十之三蔗有四色曰杜蔗曰西蔗曰芳蔗本草所謂荻蔗也曰紅蔗本草崑崙蔗也紅蔗止堪生噉芳蔗可作沙糖西蔗可作霜色淺土人不甚貴杜蔗色紫嫩味極厚專用作霜凡蔗最用地力今年為蔗田者明年改種五穀以息之霜戶器用曰蔗削曰蔗鎌曰蔗甕曰蔗碾曰榨斗曰榨牀曰漆甕各有制度凡霜一甕中品色亦自不同堆壘如假山者為上團枝次之甕鑑次之小顆塊次之沙腳為下紫為上深琥珀次之淺黃又次之淺白為下宣和初王黼創應奉司遂寧常貢外歲別進數千斤是時所產益奇牆壁或方寸應奉司罷乃

不再見當時因之大捷敗本業者居半久而未復連寧  
王灼作糖霜譜七篇且載其說予未取之以廣聞見矣

### 李彥仙守陝

靖康夷虜之禍忠義之士死於守城而得書史傳者如  
汾州之張克哉隆德之張確懷之霍安國代之史抗建  
寧寨之楊震震武之朱昭是已唯建炎以來士之得其  
死者蓋不少茲讀王灼所作李彥仙傳雖嘗具表上進  
然慮實錄正史未曾采用謹識於此彥仙字少巖本名  
孝忠其先寧州人也後徙於鞏幼有大志喜談兵習騎  
射所歷山川形勢必識之尚氣謹然誥非豪俠不交金

人南侵郡縣募勤王軍彥仙散家貲得三千人入援京  
師虜圍太原李綱為宣府使彥仙上書切詆有司逮捕  
急乃易名棄官亡命頃之復從村師中師中敗死仙  
走陝州守將李彌大聞北事條對詳復使扼殺澠間金  
人再圍汧陝西范致虛總六路兵進援仙請曰敵澠險  
隘難於立軍前却即泉潰矣宜分道並進伺空以出且  
留半軍於陝為善後計致虛曰子言乃逗撓也仙曰司  
兵輕而分正可速達不從爭益寧致虛怒罷其職既而  
敗績卒無功建炎元年四月金人屠陝州經制使王瓌  
度不能支引部曲去官吏逃逸仙為石壕尉獨如平時

歸者繼屬即徙老穉入土花砦三崙石柱大通諸山枝  
武銳者分主之自營三崙諭衆曰虜實易與今得地利  
若輩堅守足矣少日虜復據陝分軍來攻有健酋升前  
阜嫚罵仙單騎衝擊挾之以歸始料衆正部伍虜數萬  
圍三崙仙邀戰伏精兵後掩殺萬計奪馬三百虜解  
去京洛間多爭附者勢亦雄張未閱月破虜五十餘壁  
初虜再入陝官其土人俾招復業者人給符別之仙陰  
縱麾下往約日內應二年三月引兵直州南城中火起  
虜方備南壁而水軍自新店夜順流薄城東北蒙泉坡  
龍堂溝以入表裏夾攻僵乃相藉遂復陝始河東之人  
倡義拒虜仙胡夜叉者為助假以汾河提舉意不滿叛  
趨南原仙誘致殺之奪五千衆邵隆邵雲本其黨欲為  
復讎仙因客鑄說遂來歸乘勝渡河柵中條諸山請辭  
至太原皆響動乃分遣隆雲等取安邑虞鄉芮城正平  
解皆下之蒲葦拔會援至不克以功遷閭門宣贊舍人  
就畀陝兼安撫司公事悉哀所俘酋長護送行在上管  
歎賜袍帶槍劍許直達秦事便宜處決時聞以東獨陝  
在益增俾疏塹蒐軍繕鎧廣屯田訓農耕作家素習軍  
盡取至官曰吾父母妻子同域存亡矣聞者感悅各有  
圖志十二月金酋高魯據城圍陝仙背城廬闕七日虜

傷甚跳奔三年晏宿李董自鋒移屯蒲解謀知之設伏於諸谷鼓噪橫突俘敵十八妻宿僅以身免制置使王庶檄使輕軍持角次虞鄉虜以萬甲逆石鍾谷口終日戰斬級二千遷武功大夫寧州觀察使河解同耀制置使時河東土豪密附期王師來為應仙益治軍欲請于朝乞詔陝西諸路各助步騎二萬會張浚經畧虜置川陝弗之許十二月妻宿衆十萬復圍陝仙夜使人墜地焚其攻具營部驚亂縱兵乘之虜稍退四年正月益兵傳壘晝夜進攻鵝車天橋火車衝車叢進仙隨機拒敵又為金汁礮火藥所及糜爛無遺而圍不解也曰憑堞須外援浚為遣軍虜先阻雍不得進則令涇原曲端出鄜坊繞虜後端素嫉仙聲績逾已幸其敗詭託不行丁巳城陷仙挾親軍巷戰矢集身如蠟左臂中又不殊戰逾力遂死之并其家遇害先是虜嘗許以河南元帥及即圍合復言如前約當退師仙叱曰吾寧鬼於宋安用汝富貴為虜惜其才必欲降之城將破先令軍中生致者予萬金仙平時敝衣同士卒及是雜群伍中死虜不能察其為人面少紅色有犯令雖親屬不貸請將敢事或有他過其外屯者數封箠遣帳下往皆裸就答不敢出一詞當是時同華長安盡為敵數陝斗絕一隅初無

相家素定約束中立孤軍日與虜確但誦忠義感勵其  
衆每拜君賜暨取金貨悉均之毛銖不入己以是精兵  
兵二萬大小二百戰皆樂為用軍事獨裁決至郡政必  
問法所底閩境稱治浚承制贈彰武軍節度使建廟高  
州邵雲者龍門人城破被執姜宿欲命以千戶長肆詈  
不屈乃釘之木架上置解州東門外惡少撫其背涅文  
戲曰可鞘吾佩刀雲怒偃架朴之後吾磔解之至抉眼  
摘肝誓不絕喉斷乃已初行刑將割刀雲叱之失刀而  
斃其忠勇蓋如此

姦雄嫉勝已者

自古姦雄得志包藏禍心窺伺神器其勢必嫉士大夫  
之勝已者故常持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說若蔡伯喈  
之值董卓孔文舉禰正平楊德祖之值曹操嵇叔夜阮  
嗣宗之值司馬昭師溫大貞之值王處仲謝安石孟嘉  
之值桓溫皆可謂不幸矣伯喈輩僅脫卓手終以之墮  
命正平轉死於黃祖文舉覆宗德祖被戮叔夜罹東市  
之害嗣宗沈湎狂至為勸進表以逃大咎大貞以智  
挫錢鳳而免其危若蹈虎尾唯謝公以高名達識表裏  
至誠故溫敬之重之不敢萌相窺之意然尚有為性命  
忍須臾及晉祚存亡在此一行之虞孟嘉為人夷曠冲

默名冠州里稱威德人仕於溫府歷征西參軍從事中郎長史在朝墮然仗正必不効鄰超革輟與溫合然自度終不得善其去故放志酒中如龍山落帽豈為不自覺哉溫至云人不可以無勢我乃能駕馭卿老賊於是見其肺肝矣嘉雖得全於酒幸以考終然財享年五十一蓋酒為之累也陶淵明實其外孫傷其道悠運促悲夫

### 俗語放錢

今人出本錢以規利入俗語謂之放債又名生放予考之亦有所來漢書谷永傳云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顏師古注曰言富賈有錢假託其名代之為主放與他人以取利息而共分之此放字所起也

### 漢書多叙谷永

予亡弟景何少時讀書甚精勤晝夜不釋卷不幸有心疾以至天逝嘗見梁宏夫誦漢書即云唯谷永一人無處不有宏夫驗之於史乃服其說今五十餘年矣漫據永諸所論建以深予在原之思薛宣為府御史大夫以缺永言宣簡在兩府諫大夫劉輔繫獄永同中朝臣上書救之光祿大夫鄭寬中卒永乞以師傅恩加其禮謚陳湯下獄永上疏訟其功鴻嘉河決永言當觀水勢然

後順天心而圖之成帝好鬼神方術永言皆妄人惑眾  
扶左道以欺周世主宜距絕此類梁王為有司奏禽獸  
行永上疏諫止勿治淳于長初封下朝臣議永言長當  
封段會宗復為西域都護永憐其老復迷出手書戒之  
建熙雨雪燕多死永請皇后就宮令眾妻人人更進建  
始星孛營室永言為後宮懷任之象彗星加之將有亂  
繼嗣者永始日食永以易占對言酒亡節之所致次年  
又食永言民愁怨之所致星隕如雨永言王者失道下  
將叛去故星叛天而隕以見其象樓護傳言谷子雲之  
筆札叙傳述其論許班事許皇后傳云上采永所言以  
答書其載於史者詳復如此本傳云永善言災異前後  
所上四十餘事蓋謂之是云

### 玉堂殿閣

漢谷永對成帝問曰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顏師古注  
椒房皇后所居玉堂嬖幸之舍也按漢書李尋傳久汗  
玉堂之署注玉堂殿在未央宮翼奉疏曰孝文帝時未  
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三  
輔黃圖曰未央宮有殿閣三十二椒房玉堂在其中漢  
宮閣記云未央宮有玉堂宣室閣又引漢書建章宮南  
有玉堂屋門三層臺高三十丈玉堂內殿十二門階階



皆玉為之又有一玉堂神明堂二十六殿然今漢書郊祀志但云建章宮南有玉堂壁門而無他語晉灼注楊雄解朝上玉堂之句曰黃圖有大玉堂殿小玉堂殿而今黃圖無此文

國朝太宗淳化中賜翰林玉堂之署四字其後以最下一字犯廟諱故元符中只云玉堂紹興末學士周麟之又乞高宗御書玉堂二字揭於直廬麟之跋語自有所疑已而議者皆謂玉堂乃殿名不得以為巨下直舍當如承明故事請曰玉堂之廬可也今翰林但扁摘文堂三字示不致居然則其為禁內宮殿明白有殿有閣有臺谷永以配椒房言之意當日亦嘗為燕游之地師古直以為屢幸之舍與前注自相舛異大誤矣

漢武帝喜殺人者

漢武帝天資剛嚴聞臣下有殺人者不惟不加之罪更喜而褒稱之李廣以故將軍屏居藍田夜出至亭為霸陵醉尉所辱居無何拜右北平太守請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怒行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夫報忿除害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遇免寇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胡建守軍正丞

謂未得真寄  
蓋寺云也

時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

建欲誅之當選士馬日御史典護軍諸校列坐堂奉上  
建趨至拜謁因令走卒曳御史下斬之遂上奏曰案軍  
法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  
於用法疑臣謹以斬謂丞屬軍正斬御史於法有疑也  
制曰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  
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忍而誓致民志也建  
又何疑焉建繇是顯名觀此二詔豈不聞妾殺之路乎

知人之難

霍光事武帝但為奉車都尉出則奉車入侍左右雖以  
小心謹飾親信初未嘗少見於事也一旦位諸百寮之  
上使之受遺當國金日碑以胡父不降沒入官養馬上  
因游宴見馬於造次頃刻間異其為人即日親近其後  
遂為光副兩人皆能稱上所委然一日用四人若上官  
桀桑弘羊亦同時輔政幾於欲害霍光苟非昭帝之明  
社稷危矣則其知人之哲得失相半為未能盡此雖帝  
堯之聖而以為難也

館職遷除

建災南渡稍置館職紹興初始定制除監少丞外以著  
作郎佐郎祕書郎二員校書正字通十二員為額倣唐  
瀛州十八學士之數其遷出它司非郎官即御史唯林

之奇以疾五十朋以論事皆徙越府太宗正丞自乾道  
以後有旨須曾任知縣始得除臺察曾任郡守始得為  
郎三館之士固無有歷此者於是朝廷欲越次擢用者  
乃以為將作軍器少監旋進為監既班在即上則無所  
不可為欲徑濟清要者則由著廷祕即而拜左右二史  
不然不過兼權省郎年歲間求一郡而去而御史之除  
皆歸六院矣爾後頗靳其選俟再遷寺監丞簿然後命  
之向時郡守召用雖自軍壘亦除即今資淺望輕者但  
得丞及司直或又再命始入省云

容齋五筆卷第六

容齋五筆卷第七

盛衰不可常

東坡謂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予每讀書史追悼古皆  
未嘗不掩卷而歎伶子子叙趙飛燕傳極道其姊第一  
時之盛而終之以荒田野草之悲言盛之不可留衰之  
不可推正此意也國初時工部尚書楊玠長安舊居多  
為隣里侵占子弟欲以狀訴其事玠批紙尾有試上舍  
元基上望秋風秋草正離離之句方去唐未百年而故  
宮殿已如此殆於宗周黍離之詠矣慈恩寺塔有荆叔  
所題一絕句字極小而端勁最為感人其詞曰漢國河

山在秦陵華樹深暮雲千里絕無處不揚心香意滿迷  
不知為何人必唐世詩流所作也李嶠汾陰行去富貴  
崇華能幾時山川滿目淚沾衣不見只今汾上水惟有  
年年秋鴈飛明皇聞之至於泣下杜甫觀畫馬圖云憶  
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磊落三萬匹皆  
與此圖筋骨同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烏  
呼風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云先帝侍女八千人公  
孫劍器初第一五十年間似反掌風塵瀕洞昏玉室梨  
園弟子散如烟女樂餘姿映寒日元微之連昌宮詞云  
兩宮定後六七年却尋家舍行宮前庄園燒盡有枯井  
行宮門闥樹宛然又云舞榭歌傾基尚在文窓窺窈窕紗  
猶綠上皇偏愛勦花依然御榻臨階斜寢殿相連端臨  
正樓太真梳洗樓上頭晨光未出簾影黑至今反挂珊瑚  
珣鈎指似傍人因慟哭却出宮門淚相續凡此諸篇不  
可勝紀飛燕別傳以為伶玄所作又有玄自叙及宣譚  
跋語予切有疑焉不惟其書太繁至云楊雄獨知之雄  
貪名矯激謝不與交為河東都尉將辱決曹班躅躅從  
兄子彪續司馬史然子子無所叙錄皆恐不然而自紀  
云成哀之世為淮南相案是時淮南國絕久矣可昭其  
妄也因序次諸詩即載於此

唐賦造語相似

唐人作賦多以造語為奇杜牧阿房宮賦云明星熒熒  
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烟  
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輾輾遠聽杳不  
知其所止也其比興引喻如是其侈然楊敬之華山賦  
又在其前叙述尤壯曰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  
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臺九層矣醜  
雞往來周東西矣蟻蝶紛紛秦速亡矣蜂窠聯聯起阿  
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陽矣累累藹  
舉祖龍藏矣後又有李庾者賦西都云秦址新矣漢址

蕪矣西去一舍鞠為虛矣伏遠時移作新都矣其文與  
意皆不逮楊杜遠甚高彥休關史云敬之賦五千字唱  
在人口賦內之句如上數語杜司徒佑李太尉德裕常  
所誦念收之乃佑孫則阿房賦實糗做楊作也彥休者  
昭宗時人

張蘊古大寶箴

唐太宗初即位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箴凡六百餘  
言遂擢大理丞新唐史書其姓名於文藝謝偃傳末又  
不載此文但云諷帝以民而未懷其辭挺切而已資  
治通鑑僅載其畧曰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

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牲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  
魯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  
惟狂罔念，止其糟而池其酒，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  
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黠績塞耳而聽於無聲，然  
此外尚多規正之語，如曰：惟辟作福，為君實難；主善天  
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寮陳其所倡，是故  
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  
乎無妄，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瀛以禁其奢樂，以防  
其佚，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  
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成災，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

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慢賢，侮士，勿  
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慢賢，侮士，勿  
謂我智而拒諫，矜已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  
恢漢高，大度撫茲庶，如履薄臨深，戰戰栗栗，事用周文，  
小心一彼此，於胸臆損好惡，於心想如衡如石，不定物  
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  
鑒者，妍蚩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  
勿察察而明，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  
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使人以心應  
言以行，天下為公，一人有慶，其文大抵不凡，既不為史

所書故學者亦罕傳誦蘊古為丞四年以無罪受戮太宗尋悔之乃有覆奏之首傳亦不書而以為生事誅皆失之矣舊唐書全載此箴仍專立傳不知宋景文何為削之也

### 國初文籍

國初承五季亂離之後所在書籍印板至少宜其焚燬蕩析了無子遺然太平興國中編次御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其綱目並載於首卷而雜書古詩賦又不及具錄以今考之無傳者十之七八矣則是承平百七十年翻不菴極亂之世姚鉉以大中祥符四年集唐文悒其序有云况今歷代墳籍略無亡逸觀鉉所類文集蓋亦多不存誠為可歎

### 叙西漢郊祀天地

郊祀合祭分祭之論國朝元豐元祐紹聖中三議之矣莫辯於東坡之立說然其大旨駁當時議臣謂周漢以來皆嘗合祭及謂夏至之日行禮為不便予固贊美之於四筆矣但熟考漢史猶為未盡自高皇帝增秦四時為五以事天地武帝以來至於元成皆郊見甘泉武帝因幸汾陰始立后土祠於睢上率歲歲間舉之或隔一歲常以正月郊秦時三月祠后土成帝建始元年初立

南北郊亦用正月三月辛日而罷甘泉汾陰之祭元豐  
祐紹三議皆未嘗及此蓋盛夏入廟出郊在漢禮元不  
然也是時坡公以非議者所起故不暇更為之說似不  
必深攻合祭為王莽所行庶幾往復考頤不至矛盾當  
復俟知禮者折衷之焉

### 騫騫二字義訓

騫騫二字音義訓釋不同以字書正之騫去乾切注云  
馬腹病又虧也今列於禮部韻畧下平聲二仙中騫虛  
言切注云飛貌今列於上平聲二十二中元文人相承  
以騫騰之騫為軒昂掀舉之義非也其字之下從馬馬

豈能掀舉哉閱損字子騫雖古聖賢命名制字未必有  
所拘泥若如虧少之義則渙然矣其下從鳥則於掀飛  
之訓為得此字殆廢於今故東坡山谷亦皆押騫字入  
元字如時來或作鵬騫傳非其人恐飛騫之類特不暇  
毛舉深考耳惟韓公和侯協律詠荀一聯云得時方張  
王挾勢欲騰騫乃為得之此固小學瑣瑣尤可以見公  
之不苟於下筆也

### 書麴信陵事

夜讀白樂天秦中吟十詩其立碑篇云我聞望江縣麴  
令撫惇嫠麴名在官有仁政名不聞京師身歿欲歸塋



百姓遮路岐攀轅不得去留墓此江湄至今道其名男  
女涕皆垂無人立碑碣惟有一人知予因憶少年寓無  
錫時從錢仲仲大夫信書正得信陵遺集財有詩三十  
三首祈雨文三首信陵以正元元年鮑防下及第為四  
人以六年作望江令讀其投石祝江文云必也私欲之  
求行於邑<sup>里</sup>慘黜之政施於黎元令長之罪也神得知而  
誅之豈可移於人以害其歲詳味此言其為政無愧於  
神天可見矣至大中十一年寄客鄉貢進士姚翬以其  
文示縣令蕭績績輟俸買石刊之樂天十詩作於正元  
元和之際距其亡十五年耳而名已不傳新唐藝文志

但記詩一卷畧無完說非樂天之詩幾於與草木俱腐  
乾道二年歷陽陸同為望江令得其詩於汝陰王廉清  
為刊板而致之郡庠但無祈雨文也

貢禹朱暉晚達

貢禹壯年仕不遇棄官而歸至元帝初乃召用由諫大  
夫遷光祿奏言臣犬馬之齒八十一凡有一子年十二  
則禹入朝時蓋年八十其生子時固已七十歲矣竟再  
遷至御史大夫列於三公杜子美云長安卿相多少年  
富貴應須致身早是不然也朱暉在章帝朝自臨淮太  
守屏居後召拜僕射復為太守上疏乞留中詔許之因

議事不合自繫獄不肯復署議曰行年八十得在機密  
當以死報遂閉口不復言帝意解遷為尚書令至和帝  
時復諫征匈奴計其當九十矣其忠正非烏比也

琵琶行海棠詩

白樂天琵琶行一篇讀者但羨其風致敬其詞章至形  
於樂府詠歌之不足遂以謂真為長安故倡所作予竊  
疑之唐世法網雖於此為寬然樂天嘗居禁密且謫官  
未久必不肯乘夜入獨處婦人舫中相從飲酒至於極  
彈絲之樂中夕方去豈不虞商人者完日議其後乎樂  
天之意直欲摠寫天涯淪落之恨爾東坡謫黃州賦定

惠院海棠詩有陋邦何處得此花無乃好事移西蜀天  
涯流落俱可念為飲一尊歌此曲之句其意亦爾也或  
謂殊無一語一言與之相似是不然此真能用樂天之  
意者何必効常人章摹句寫而後已哉

東坡不隨人後

自屈原詞賦假為漁父曰者問答之後後人作者悉相  
規倣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以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  
楊子雲長楊賦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堅兩都賦  
以西都賓東都主人張平子兩都賦以憑虛公子安處  
先生在大冲三都賦以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

皆改名換字蹈襲一律無復超然新意稍出於法度規  
矩者晉人成公綏嘯賦無所賓主必假逸群父子乃能  
達詞枚乘七發本只以楚太子吳客為言而曹子建七  
啓遂有玄微子鏡機子張景陽七命有冲漢公子殉華  
夫夫之名言話非不工也而此習根著未之或改若東  
坡公作後杞菊賦破題直云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  
稱大守殆如飛龍搏鵷鷺翔扶搖於烟霄九萬里之外  
不可搏詰豈區區巢林翔羽者所能窺探其涯涘哉於  
詩亦然樂天云醉兒如霜葉雖紅不是春坡則曰兒童  
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杜老云休將短髮還吹

帽笑倩傍人為正冠坡則曰酒力漸消風力軟颼颼破  
帽多情却戀頭鄭谷十日菊云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  
秋香一夜衰坡則曰相逢不用忙歸去明日黃花蝶也  
愁又曰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正采  
舊公案而機杼一新前無古人於是為至與夫用見他  
桃李樹思憶後園春之意以為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  
時為一僧所嗤者有問矣

元白習制科

白樂天元微之同習制科中第之後白公寄微之詩曰  
皆當少壯日同惜盛明時光景嗟虛擲雲霄竊暗闕攻

文廟矻矻講學孜孜策目穿如扎毫鋒銳若錐注云  
時與微之結集策略之目其數至百十各有纖鋒細管  
筆攜以就試相顧輒笑目為毫錐乃知士子待敵編綴  
應用自唐以來則然毫錐筆之名起於此也

門生門下見門生

後唐裴尚書年老致政清泰初其門生馬裔孫知舉放  
榜後引新進士謁謝於裴歡宴永日書一絕云宦途最  
重是文衡天與愚夫作盛名三主禮闈今八十門生門  
下見門生時人榮之事見蘇耆開譚錄予以白樂天詩  
有與諸同年賀座主高侍郎新拜太常同宴蕭尚書亭

子一篇注云座主於蕭尚書下及弟子考登科記樂天  
以正元十六年庚辰中書舍人高郢下第四人登科郢  
以寶應二年癸卯禮部侍郎蕭昕下第九人登科迨郢  
拜太常時幾四十年矣昕自癸卯放進士之後二十四  
年丁卯又以禮部尚書再知貢舉可謂壽俊觀白公所  
賦益可見唐世舉子之尊尚主司也以五代登科記考  
之裴在同光中三知舉四年放進士八人裔孫頌焉後  
十年裔孫為翰林學士以清泰三年放進士十三人茲  
所書是已裔孫尋拜相新史亦載此一句云

韓蘇杜公敘焉

韓公人物畫記其叙馬處云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  
有工者下者馬行者牽者奔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  
者寢者訛者立者斃者飲者溲者涉者降者痒磨樹者  
噓者嗅者喜而相戲者怒相踉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  
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馬馬大小  
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馬秦少游謂其叙事該而不煩  
故放之而作羅漢記坡公賦韓幹十四馬詩云二馬並  
驅攢八蹄二馬宛頸駛尾齊一馬任前雙舉後一馬却  
避長鳴嘶老髯奚官騎且顧前身作馬通馬語後有八  
匹飲且行微流赴吻若有聲前者既濟出林鶴後者欲

涉鶴僂啄最後一匹馬中龍不嘶不動尾搖風韓生畫  
馬真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詩此  
畫誰當看詩之與記其體雖異其為布置鋪寫則同誦  
坡公之語蓋不待見畫也予雲林繪監中有臨本略無  
小異杜老觀曹將軍畫馬圖云昔日太宗拳毛騮近時  
郭家師子花今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歎嗟其餘  
七匹亦殊絕迥若寒空動烟雪霜蹴蹄踏長楸間馬官  
廝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其語  
視東坡似若不及至於斯湏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  
馬空不妨獨步也杜又有畫馬讚云韓幹畫馬毫端有

神駢駘老大腰裏清新及四蹄雷電二日天池瞻彼駿  
清寶惟龍媒之句坡公九馬贊言薛紹彭家藏曹將軍  
九馬圖杜子美所為作詩者也其詞云牧者萬歲繪者  
惟霸甫為詩誦禱我九馬讀此詩文數篇真能使人方  
寸超然意氣橫出可謂妙絕動宮商矣

風災霜旱

慶元四年饒州盛夏中時雨頻降六七月之間未嘗請  
禱農家水車龍具倚之於壁父老以為所未見指期西  
成有秋當倍常歲而低下之田遂以潦告餘干安仁乃  
於八月罹地火之厄地火者蓋苗根及心孽虫生之莖

幹焦枯如火烈烈正古之所謂蟲賊也九月十四日嚴  
霜降連晚稻未實者皆為所薄不能復生諸縣多然有  
常產者訴于郡縣郡守孜孜愛民有意蠲租然僚吏多  
云在法無此兩項又云九月正是霜降節不足為異業  
白樂天諷諫杜陵叟一篇曰九月霜降秋早寒禾穗未  
熟皆青乾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欲暴征求考課此明證  
也予因記元祐五年蘇公守杭日與宰相呂汲公書論  
浙西災傷曰賢哲一聞此言理無不行但恐世俗詭薄  
成風揣所樂聞與所忌諱爭言無災或有災而不甚損  
八月之末秀州數千人訴風災吏以為法有訴水旱而

無訴風災拒閉不納老幼相騰踐死者十一人由此言之吏不喜言災者蓋十人而九不可不察也蘇公及此可謂仁人之言豈非昔人立法之初如所謂風災所謂旱霜之類非如水旱之田可以稽考懼貪民乘時或成胃溢故不輕啓其端今日之計固難添創條式但凡有災傷出於水旱之外者專委良守全推而行之則實惠及民可以救其流亡之禍仁政之上也

容齋五筆卷第七

容齋五筆卷第八

白蘇詩紀年歲

白樂天為人誠實洞達故作詩述懷好紀年歲因閱其集輒抒錄之此生知負少年心不展愁眉欲三十莫言三十是年少百歲三分已一分何況纔中年又過三十二不覺明鏡中忽年三十四我年三十六冉冉昏復旦非老亦非少年過三紀餘行年欲四十有女曰金鑾我今欲四十秋懷亦可知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忽因時節驚年歲四十如今欠一年四十為野夫田中學鉏數四十官七品拙宦非由完毛鬢早改變四十白髮生

况我今四十本來形兒羸衰病四十身嬌癡三歲女自  
問今年幾春秋四十初四十未為老憂傷早衰惡莫學  
二郎吟大苦纔年四十鬢如霜下有獨立人年來四十  
一若為重八華陽院病髮愁心四十三已年四十四又  
為五品官面瘦頭班四十四遠謫江州為群吏行年四  
十五兩鬢半蒼蒼四十六時三月盡送春爭得不殷勤  
我今四十六衰頽卧江城鬢髮蒼浪牙齒疎不覺身年  
四十七明朝四十九應轉悟前非四十九年身老日一  
百五夜月明天衰鬢蹉跎將五十關河迢遞過三千青  
山舉眼三千里白髮平頭五十人宦途氣味已諳盡五

十不休何日休五十江城守得杯忽自思莫學爾凡年  
五十蹉跎始得掌絲綸五十未全老尚可且歡娛長慶  
二年秋我年五十一二月五日花如雪五十二人頭似  
霜老校於君合先退明年半百又加三前歲花前五  
十今年花前五十五倘年七十猶強健尚得閑行十五  
春去時十一二今年五十六我年五十七榮名得幾許  
我年五十七歸去誠已遲身為三品官年已五十八五  
十八翁方有後靜思堪喜亦堪嗟半百過九年艷陽殘  
一日火銷燈盡天明後便見平頭六十人六十河南尹  
前途足可知不准擬身年六十上山仍未要人扶不准



擬身年六十遊春猶自有心情我今悟已晚六十方退  
閑今歲日餘二十六來歲年登六十二心情多少在六  
十二三人六十三翁頭雪白假如醒點欲何為行年六  
十四安得不衰羸我今六十五走若下坡輪年開第七  
秩屈指多人五十八歸來幾今年六十六無憂亦無喜  
六十六年春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七十  
欠四歲此生那足論六十八衰翁乘衰百疾攻又問年  
幾何七十行欠二更過今年年七十假如無病亦宜休  
今日行年將七十猶須慚愧病來遲且喜同年滿七十  
莫嫌衰病莫嫌貧舊語相傳聊自尉世間七十老人稀

皤然七十翁亦足稱壽考昨日復今辰悠悠七十春人  
生七十稀我年幸過之白須如雪五朝臣又入新正第  
七旬時年七十一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吾今已年  
七十一眼昏須白頭風眩七十人難到過三更較稀七  
十三人難再到今春來是別花來七十三翁旦暮身誓  
開險路作通津風光拋得也七十四年春壽及七十五  
俸粟五十千其多如此蘇公素重樂天故問亦効之如  
龍鍾三十九勞生已強半歲莫曰斜時還為昔人歎正  
引用其語又四十豈不知頭顱畏人不出何其愚我今  
四十二衰髮不滿梳憶在錢塘正如此回頭四十二年

非行年四十九還比北窓宿吾年四十九賴此一笑喜  
嗟我與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窮不死五十之年初過二  
衰顏記我今如此白髮蒼顏五十二家人強遣試春衫  
先生年來六十化道服已入不二門紛紛華髮不足道  
當返六十過去魂我今六十一顏景薄西山結髮事文  
史俯仰六十踰與君皆丙子各已三萬日翫味莊誦便  
如閱年譜也

天將富此翁

唐劉仁軌任給事中為宰相李義府所惡出為青州刺  
史及代還欲斥以罪又坐漕舡覆沒免官其後百濟叛

詔以白衣檢校帶方州刺史仁軌謂人曰天將富貴此  
翁邪果削平遼海白樂天有自題酒庫一篇云身更求  
何事天將富此翁此翁何處富酒庫不曾空注云劉仁  
軌詩天將富此翁以一醉為富也然則唐史以此為仁  
軌之語而不言其詩為未審耳

白公說俸祿

白樂天仕宦從壯至年凡俸祿多寡之數悉載於詩雖  
坡及他人亦然其立身處清家無餘積可以概見矣因  
讀其集輒叙而列之其為校書郎曰俸錢萬六千月給  
亦有餘為左拾遺曰月慚諫紙二千張歲愧俸錢三十

萬廉京兆戶曹曰俸錢四五萬月可奉晨昏廩祿一百石歲可盈倉困貶江州司馬曰散員足庇身薄俸可資家壁記曰歲廩數日石月俸六七萬罷杭州刺史曰三年請祿俸頗有餘衣食移家入新宅罷都有餘資為蘇州刺史曰十萬戶州尤覺貴二千石祿敢言貧客分司曰俸錢八九萬給受無虛月高洛供雲水乞俸錢老宜官冷靜貧賴俸優饒官優有祿料職羈縻官銜依口得俸祿逐身來為河南尹曰厚俸如何用閑居不可忘不赴同州曰誠貪俸錢厚其如身力衰為太子少傅曰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閑人又問

俸厚簿百千隨月至七年為少傅品高俸不薄其致仕曰全家道此曾無悶半俸資身亦有餘俸隨日計錢盈貫祿逐年支粟滿困壽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其泛叙曰歷官凡五六祿俸及妻孥料錢隨官用生計逐年營形骸僂佻班行內骨肉勾留俸祿中其完人者如陝州王司馬曰公事閑忙同少尹俸錢多少敵尚書劉夢得罷賓客除祕監祿俸略同曰日望揮金賀新命俸錢依舊又如何歎洛陽長水二縣令曰朱紱洛陽官位屈青袍長水俸錢貧其將下世有達哉樂天行曰先賣南坊十畝園次賣東郭五頃田然後兼賣所居宅髣髴獲綰

二三千但恐此錢用不盡即先朝露歸夜泉後之君子  
試一味其言雖曰飲貪泉亦知斟酌矣觀其生涯如是  
東坡云公廩有餘粟府有餘帛殆亦不然

白居易出位

白居易為左贊善大夫盜殺武元衡京都震擾居易首  
上疏請亟捕賊刷朝廷恥以必得為期宰相嫌其出位  
不悅因是貶江州司馬此唐書本傳語也案是時宰相  
張弘靖韋貫之弘靖不足道貫之於是為失矣白集載  
與楊虞卿書云左降詔下明日而東思欲一陳於左右  
去年六月盜殺右丞相於通衢中迸血體磔髮肉所不

忍道合朝震慄不知所云僕以書籍以來未有此事苟  
有所見雖歛歛息隸之臣不當默默况在班列而能勝  
其痛憤耶故武丞相之氣平明絕僕之書奏日午入兩  
日之內蒲城知之其不與者或語以偽言或陷以非語  
皆曰丞郎給舍諫官御史尚未論請而贊善大夫何反  
憂國之甚也僕聞此語退而思之贊善大夫誠賤冗耳  
朝廷有非常事即日獨進封草謂之忠謂之憤亦無愧  
矣謂之妄謂之狂又敢逃乎以此獲辜顧何如耳况又  
不以此為罪名乎白之自述如此然則一時指為出位  
者不但宰相而已也史又曰居易毋墜井死而賦新井

篇以是左降前書所謂不以此為罪名者是已

醉翁亭記酒經

歐陽公醉翁亭記東坡公酒經皆以也字為絕句歐用二十一也字坡用十六也字歐記人人能讀至於酒經知之者蓋無幾坡公嘗云歐陽作此記其詞玩易蓋戲云耳不目以為奇特也而妄庸者作歐語云平生為此文最得意又云吾不能為退之盡記退之不能為吾醉翁亭記此又大妄也坡酒經每一也字上必押韻暗寫於賦而讀之者不覺其激晏淵妙殊非世間筆墨所能形容今盡載于此以示後先輩其詞云南方之妖以糯

與杭雜以卉藥而為餅喫之香嚼之稗揣之惝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麴而起肥之和之以姜液蒸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麴之精者也米五斗以為率而五分之為三斗者一為五升者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贏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兩二之麴皆澤以少水取足以散解而勻停也釀者以壘按而井泓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蓋三投而獲平也凡餅烈而趨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為權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也既定

乃注以料水凡水必熱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芻得二料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芻半日取所謂羸者為粥米一而水三之糶以餅麴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攪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料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為四料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芻絕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此又如太牢八珍咀嚼不嫌於致力則真味愈雋永然未易為俊快者言也

白公感石

白樂天有奉和牛思黯以李蘇州所寄太湖石竒狀絕倫因作詩兼呈劉夢得其末云共嗟無此分虛管太湖來注與夢得俱典姑蘇而不獲又有此石感石上舊字云太湖石上鐫三字十五年前陳結之紫陳結之並無所經見全不可曉後觀其對酒有懷寄李郎中一絕句曰往年江外拋桃葉去歲樓中別柳枝寂寞春來一盃酒此情惟有李君知注云桃葉結之也柳枝樊素也然後結之之義始明樂天以病而去柳枝故作詩云兩枝楊柳小樓中嫋娜多年伴醉翁明日放歸歸去後世間應不要春風因劉夢得有戲之之句又卷之云誰能更

學孩童戲尋逐春風捉柳花然其鍾情處竟不能忘如  
云病共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一時歸金羈駱馬近貫  
却羅袖柳枝尋放還觸詠罷來賓閣閉笙歌散後妓房  
空皆是也讀之使人悽然

禮部韻略非理

禮部韻略所分字有絕不近人情者如東之與冬清之  
與青至於隔韻不通用而為四聲切韻之學者必強立  
說然終為非是如撰字至列於上去三韻中仍義訓不  
須紹興二十年省闈舉子兼經出易簡天下之理得  
賦子為參詳官有甄檢試卷官蜀士杜莘云簡字韻甚

窄若撰字必在所用然惟撰述之撰乃可爾如雜物撰  
德體天地之撰異夫三子之撰欠伸撰杖屨之類皆不  
可用予以白知舉請揭榜示眾何通遠諫議初亦難之  
予曰倘舉場皆落韻如何出手乃自書一榜榜才出八  
廂邏卒以為逐舉未嘗有此例即錄以報主者士人滿  
簾前上請予為逐一剖折然後退又靜之與靚其義一也  
而以靜為上聲靚為去聲案漢書賈誼服賦澹虜若有  
深淵之靚顏師古注靚與靜同史記正作靜楊雄甘泉  
賦暗暗靚深注云靚即靜字耳今析入兩音殊為非理  
予名雲竹莊之堂曰賞靜取杜詩賞靜憐雲竹之句也

守僧居之頻年三易有道人指曰靜之左傍乃爭字以故不定疊於是撤去元扁而改為觀云

唐臣乞贈祖

唐世贈典惟一品及乃祖餘官只贈父耳而長慶中流澤頗異白樂天制集有戶部尚楊於陵回贈書其祖為吏部郎中祖母崔氏為郡夫人馬摠淮制贈亡父亦請回其祖及祖母散騎常侍張惟素亦然非常制也是時崔植為相亦有陳情表云父嬰甫是臣本生也亡伯祐甫臣今承後嗣襲雖移孝心則在自去年以來累有慶澤凡在朝列再蒙追榮或有陳乞皆許回授臣猥當寵

擢而顯揚之命獨未及於先人今請以在身官秩並前後合叙勲封特乞回充追贈則知其時一切之制如此伯兄文惠執政乞以已合轉官回贈高祖既已得旨而為後省封還固近無此比且失於考引唐時故事也

承習用經語誤

經傳中事實多有轉相祖述而用初不考其訓故者如邶谷風之詩為淫新昏棄舊室而作其詞曰宴爾新昏以我御窮宴安也言安愛爾之新昏但以我御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今人乃以初娶為宴爾非惟於詩意不合且又再娶事豈堪用也抑之詩曰訃謨定命遠



猶辰告毛公曰訂大也謀謀也猶道也辰時也猶與猷  
同鄭箋曰猶圖也言大謀定命為天下遠圖事庶而以  
歲時告施之如正月始和布政也案此特謂上告下之  
義今詞臣乃用於制詔以屬臣下而臣下於表章中亦  
用之不知其與入告爾后之告不侔也生民之詩曰誕  
彌厥月毛公曰誕大也彌終也鄭箋言后稷之在其母  
終入道十月而生案訓彌為終其義亦未易曉至俾爾  
彌爾性似先公首矣既釋彌為終又曰首終也頗涉煩  
複生民凡有八誕字誕寘之隘巷誕寘之平林誕寘之  
寒冰誕實匭匭誕后稷之穡誕降嘉種誕我祀如何若

急以誕為大於義亦不通它如誕先登于岸之類新安  
朱氏以為發語之辭是已蒲田鄭氏云彌只訓滿謂滿  
此月耳今稱聖節曰降誕曰誕節人相稱曰誕日誕辰  
慶誕皆為不然但承習膠固無由可革雖東坡公亦云  
仰止誕彌之慶未能免俗書之於此使子弟後生輩知  
之左傳王使宰孔賜齊侯昨齊侯將下拜孔曰天子使  
孔曰以伯舅耄耄老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敢不  
下拜下拜登受謂拜於堂下而受昨於堂上今人簡牘  
謝饋者輒曰謹已下拜猶未為甚失若天威不遠顔咫  
尺則上四字為天子設下三字為人臣設故注言天鑒

察不遠威嚴常在顏面之前今士大夫往往於表奏中  
言違顏或曰咫尺顏咫尺之顏全與本指爽戾如用龍顏  
聖顏天顏之類自無害也

長慶表章

唐自大曆以河北三鎮為悍藩所據至元和中田弘正  
以魏歸國長慶初王承元劉總去鎮幽於是河北略定  
而穆宗以昏君崔植杜元穎王檣以庸相不能建長久  
之策輕徙田弘正以啓王庭湊之亂繆用張弘靖以啓  
朱克融之亂朝廷以諸道十五萬衆裴度元臣宿望烏  
重嗣季光顏當時名將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

遂以節鉞授二賊再失河朔記于唐亡觀一時事勢何  
止可為痛哭而宰相讀上尊號表云陛下自即大位及  
此二年無巾車汗馬之勞而坐平鎮冀無亡弓遺鏃之  
費而立定幽燕以謂威靈四及請為神武君臣上下其  
亦云無羞恥矣此表乃白居易所作又翰林學士元稹  
求為宰相恐裴度復有功大用妨己進取多從中沮壞  
之度上表極陳其狀帝不得已解稹翰林恩遇如故稹  
怨度欲解其兵柄勸上罷兵未幾拜相居易代作謝表  
其略云臣遭遇盛明不因人進擢居禁內訪以密謀恩  
獎太深讒謗並至雖內省行事無所愧心然上黷宸聰

合當死責其文過飾非如此居易二表誠為有玷威德

### 元白制科

元白習制科其書後分為四卷命曰策林其策頭策項各二道策尾三道此外曰美謙遜塞人望政必成不勞而理風化澆朴復雍熙感人心之類凡七十五門言所以應對者百不用其一二備載於文集云

### 八種經典

開士悟入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華經凡六萬九千五百五字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脫莫極於維摩經凡二萬七千

九十二字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先於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凡五千二百八十七字壞罪集福淨一切惡道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二十字應念順願願生極樂土莫疾於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字用正見觀真相莫出於觀音普賢菩薩法行經凡六千九百九十字詮自性認本覺莫深於寶相法密經凡三千一百五字空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凡二百五十八字是八種經具十二部合一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字三乘之要旨萬佛之秘藏盡矣唐長慶二年蘇州重玄寺法華院石壁所刻金字

經白樂天為作碑文其序如此予切愛其簡明潔亮故  
備錄之

容齋五筆卷第八

容齋五筆卷第九

畏人索報書

士大夫得文明書問有懶傲不肯即答者記曰樂天老  
慵一絕句曰豈是交親向我踈老慵自愛閉門居近來  
漸喜知聞斷免惱嵇康索報書案稽康與山濤絕交書  
云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  
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樂天所云正此  
也乃知畏於答書者其來久矣

不能忘情吟

予既書白公鍾情蠻素於前卷今復見其不能忘情吟

一篇尤為之感歎輒載其文因以自警其序云樂天既老又病風乃錄家事會經費去長物妓有樊素者年二十餘綽有歌舞態善唱楊柳枝人多以曲名名之由是名聞洛下籍在經費中將放之馬有駱者籍在長物中將鬻之馬出門驥首反顧素聞馬嘶慘然立見拜婉委有辭辭畢涕下子亦恻然不能對且命反袂飲之酒自飲一盃快吟數十聲聲成文文無定句子非聖達不能忘情又不至於不及情者事來攬情情動不可扼因自哂題其篇曰不能忘情吟吟曰鬻駱馬兮放楊柳枝再掩翠黛兮頓金羈馬不能言兮長鳴而却顧楊柳枝再

拜長跪而致辭辭曰素事主十年凡三千有六百日中櫛之間無違無失今素貌雖陋未至衰摧駱力猶壯又無虺隤即駱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以送主一盃一旦雙去有去無回故素將去其辭也苦駱將去其鳴也哀此人之情也馬之情也豈主君獨無情哉予俯而歎仰而吟且曰駱駱爾勿嘶素素爾勿啼駱反廐素反閨吾疾雖作年雖頽幸未及項籍之將死亦何必一日之內棄離兮而別虞兮乃目素兮素兮為我歌楊柳枝我姑酌彼金壘我與爾歸醉卿去來觀公之文固以遣情釋意耳素竟去也此文在一集最後卷故讀

之者未必記憶東坡猶以為柳枝不忍去因劉夢得春  
盡絮飛之句方知之於是美朝雲之獨留為之作詩有  
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之語然不及三年  
而病亡為可歎也

擒鬼章祝文

東坡在翰林作擒鬼章奏告永裕陵祝文云大獮獲禽  
必有指蹤之自豐年多廩孰知耘耔之勞昔漢武命將  
出師而呼韓來庭効于甘露憲宗厲精講武而河湟恢  
復見于大中其意蓋以  
神宗有平喃氏之志至于元祐乃克有成故告陵歸功

謂武帝憲宗亦經營於初而績効在於二宣之世其用  
事精切如此今蘇氏眉山功德寺所刻大小二本及李  
貞給事在臨安所刊并江州本麻沙書坊大全集皆知  
自耘耔句下便接燥彼西戎古稱右臂正是好處却芟  
去之豈不可惜惟成都石本法帖真跡獨得其全坡集  
奏議中登州上殿三劄皆非是司馬李思知泉州刻温  
公集有作中丞日彈王安石章尤可笑温公以治平四  
年解中丞還翰林而此章乃熙寧三年者二集皆出本  
家子孫而為妄人所誤李貢李思不能察耳坡內制有  
温公安葬祭文云元豐之禾天步為艱社稷之衛中外

所屬惟是一老屏子一人名高當世行滿天下措國於  
太山之安下令於流水之源歲月未周綱紀略定天若  
相之又復奪之殄瘁之哀古今所共知之者

神考用之者聖母訓致其道太平可期長為宗臣以表  
後世往奠其葬庶知予懷而石本頗不同其詞云元豐  
之末天步惟艱社稷之衛存者有幾惟是一老屏子一  
人措國於太山之安下令於流水之原歲未及暮綱紀  
略定道之將行非天而誰天既予之又復奪之惟聖與  
賢莫如天何然其所立天亦不能忘也知之者

神考用之者聖母馴致其道終於太平永為宗臣與國

無極於其葬也告諸其柩今莫能考其所以異也

歐公送慧勤詩

國朝承平之時四方之人以趨京邑為喜蓋士大夫則  
用功名進取係心商賈則貪舟車南北之利後生嬉戲  
則以紛華威麗而悅夷考其實非南方比也讀歐陽公  
送僧慧勤歸餘杭之詩可知矣曰越俗僭宮室傾賢事  
雕牆佛屋尤甚侈耽耽擬候王文彩瑩丹漆四壁金焜  
煌上懸百寶蓋宴坐以方牀胡為棄不居棲身客京坊  
辛勤營一室有類燕巢梁南方精飲食蘭菊比羔羊  
飯以玉粒粳調之甘露漿一饌費千金百品羅成行晨

興未飯僧日是不敢嘗乃茲隨北客枯栗充飢腸東南  
地秀絕山水澄清光餘杭幾萬家日夕焚清香烟霏四  
面起雲霧雜芬芳豈如車馬塵鬢髮染成霜三者孰苦  
樂子奚勤四方觀此詩中所謂吳越宮室飲食山水三  
者之勝昔日固如是矣公又有山中之樂三章送之歸  
勤後識東坡為作詩集序者

委蛇字之變

歐公樂郊詩云有山在其東有水出遠夷近歲丁朝佐  
辨正謂其字參古今之變必有所據予因其說而悉索  
之此二字凡十二變一曰委蛇本於詩羔羊退食自公

委蛇委蛇毛公注行可從跡也鄭箋委曲自得之兒委  
於危反蛇音移左傳引此句杜注云順貌莊子載齊威  
公澤中所見其名亦同二曰委他詩君子偕老委委佗  
佗毛注委委者行可委曲從迹也佗者德平易也三曰  
逶迤韓詩釋上文云正貌說文逶迤斜去貌公四曰倭  
遲詩四牡駢駢周道倭遲注回遠之貌五曰倭夷韓詩  
之文也六曰威夷潘岳詩迴谿縈曲阻峻阪路威夷孫  
綽天台山賦既克濟於九折路威夷而脩通李善注引  
韓詩周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險也七曰委移雜駮經載  
雲旗之委蛇一本作逶一本作委移迤注雲旗委移長



也八曰遶移劉向九歎遵江曲之遶移九曰遶蛇後漢  
費鳳碑君有遶蛇之節十曰螭蛇張衡西京賦女娥坐  
而長歌聲清暢而螭蛇李善注螭蛇聲餘詰曲也十一  
曰遶池漢逢盛碑當遶池立號建基十二曰威遲劉  
夢得詩柳動御溝清威遲堤上行韓公南海廟碑蛇  
蛇蛇亦然也則歐公正用韓詩朝佐不暇尋繹之爾

東不可名園

今人亭館園池多即其方隅以命名如東園東亭西池  
南館北榭之類固為簡雅然有當避就處歐陽公作貢  
州東園記最顯業漢書百官表將作少府掌治宮室屬

官有東園主章注云章謂大材也主章掌大材以供東  
園大匠紹興三十年予為省試參詳官主司委出詞科  
題同院或欲以東園主章為箴予曰君但知漢表耳霍  
光傳光之喪賜東園溫明服虔曰東園處此器以鏡置  
其中以懸尸上師古曰東園署名也屬少府其署主作  
此器董賢傳東園祕器以賜賢注引漢舊儀東園祕器  
作棺若是豈佳處乎同院驚謝而退然則以東名園是  
為不可予有兩園適居東西故扁西為西園而以東為  
東園蓋避此也

一二三與壹貳參同

古書及漢人用字如一之與壹二之與貳三之與叁其義皆同鴉鳩序刺不壹也又云用心之不一也而正文其儀一分表記節以壹惠注言聲譽雖有衆多者節以其行一大善者為謚耳漢華山碑五載壹巡狩詞孔廟碑恢崇壹變祝睦碑非禮壹不得犯而後碑云非禮之常一不得當則與壹通用也孟子市價不貳趙岐注云無二賈者也本文用大貳字注用小二字則二與貳通用也易繫辭參天兩地釋文云參七南反又如字音三周禮設其參注參謂卿三人則三與參通用也九之與久十之與拾百之與栢亦然子頃在英州訪鄰人利秀

才利新作茅齋頗淨潔從予乞名其前有兩高松因為誦藍田壁記命之曰二松其季請曰是使大貳字否坐者皆哂蓋其人不知書信口輒言以貽譏笑若以古字論之亦未為失也文惠公名流杯亭曰一詠而采借隸法扁為壹咏讀者多以為疑顧第弗深考耳

何恙不已

公孫弘為丞相以病歸印上報曰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顏師古注恙憂也何憂於疾不止也禮部韻略訓恙字亦曰憂也初無訓病之義蓋既云罹疾矣不應復云病師古之說甚為明白而世俗相承至問人病

為貴恙謂輕者為微恙心疾為心恙風疾為風恙根著已深無由可改

西漢用人元元字

前漢書好用人人字如文帝紀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又曰人人自安難動搖元帝紀人人自以得上意食貨志人人自愛而重犯法韓信傳人人自以為得大將曹參傳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張良傳人人自堅叔孫通傳吏人人奉職賈誼傳人人各如其意所出楊雄傳人人自以為咎繇鮑宣傳人人牽引所私韓延壽傳人人問以謠俗人人為飲張騫傳人人有言輕重

李尋傳人人自賢王莽傳人人延問嚴安傳人人自以為更生王吉傳人人自制是也後漢書亦問有之如崔駰傳人人有以自優五行志人人莫不畏憲吳漢傳諸將人人多請之申屠剛傳人人懷憂王允傳人人自危荀彧傳人人自安呂強傳諸常侍人人求退是也又元元二字考之六經無所見而兩漢書多用之如前漢文帝紀全天下元元之尸武紀燭幽隱勸元元所以化元元宣紀不忘元元元紀元元失望元元何辜元元大困元元之民勞於耕耘元元騷動元元安所歸命成紀元元冤失職者眾哀紀元元不贍刑法志濯元元之不逮

嚴安傳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嚴助傳使元元之民安  
生樂業賈捐之傳保全元元東方朔傳元元之民各得  
其所魏相傳尉安元元惟陛下留神元元鮑宣傳為天  
牧養元元蕭育傳安元元而已康衡薛宣傳哀閔元元  
王嘉傳憂閔元元谷永傳以尉元元之心匈奴傳元元  
萬民是也後漢光武紀下為元元所歸賊害元元元元  
愁恨惠茲元元章紀誠欲元元去末歸本元元未諭  
深元元之愛和紀愛養元元下齊元元順紀元元被害  
賈紀元元嬰此困毒桓紀害及元元鄧后紀劉毅傳垂  
恩元元王昌傳元元劉彥耿弇傳元元叩心即顛傳弘  
濟元元貸贍元元曹衰傳仁濟元元范升傳元元焉所  
呼天免元元之急鍾離意傳憂念元元何敞傳元元怨  
恨安濟元元楊終傳以濟元元虞詡傳遭元元無妄之  
災皇甫規傳平志畢力以慶元元是也予謂元元者民  
也而上文又言元元之民元元黎民元元萬民近於復  
重矣故顏注或云元元善意也

韓公潮州表

韓文公諫佛骨表其詞切直至云凡有殃咎宜加臣身  
上天監臨臣不怨悔坐此貶潮州刺史而謝表云臣於  
當時之文未有過人者至論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

作為歌詩薦之郊廟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避而  
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懷痛窮天死不閉目伏惟天地父  
母哀而憐之考韓所言其意乃望召還憲宗雖有武功  
亦未至編之詩書而無愧至於紀泰山之封鑄白玉之  
牒東巡奏功明示得意等語摧挫獻佞大與諫表不侔  
當時李漢輩編定文集惜不能為之除去東坡自黃州  
量移汝州上表云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不忍終棄之  
諸臣昔在常州有田粗給饘粥欲望許令常州居住輒  
叙徐州守河及獲妖賊事庶因功過相除得從所便讀  
書謂與韓公相類是不然二表均為歸命君上然其情

則不同坡自列往事皆其實跡而所乞不過見地耳且  
略無一佞詞實為可服

燕賞逢知己

白樂天為河南尹日有荅舒員外云員外游香山寺數  
日不歸兼辱尺書大誇勝事時正值生衙慮囚之際走  
筆題長句以贈之曰黃菊繁時好客到碧雲合處佳人  
來謂遣英二配顏一笑天桃綻清冷秋聲寒玉哀  
軒騎逶迤棹容與留連三日不能回白頭老尹府中

生早衙纔退暮衙催謝希深歐楊公官洛陽同游嵩山  
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留守錢文僖公遣吏以厨傳歌

妓至且勞之曰山行良勞當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  
遽歸也王定國訪東坡公於彭城一日棹小舟與顏長  
道携盼英卿三子游泗水南下百步洪吹笛飲酒乘月  
而來坡時以事不得往夜著羽衣佇立黃樓上相視而  
笑以為李太白死世間無此樂三百餘年矣定國既去  
逾月復與參寥師泛舟洪下追憶曩游作詩曰輕舟弄  
水買歡笑醉中蕩漿肩相摩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  
照金回羅味此三游之勝今之燕賓者寧復有之蓋亦  
值知己也

端午貼子詞

唐世五月五日揚州於江心鑄鏡以進故國朝翰苑撰  
端午貼子詞多用其事然遺詞命意工拙不同王禹玉  
云紫閣曠曠隱曉霞瑤墀九御薦萑華何時又進江心  
鑑試與君王卻眾邪李邦直云艾葉成人後榴花結子  
初江心新得鏡龍瑞護仙居趙彥若云揚子江中方鑄  
鏡未央宮裏更飛符菱花欲共朱靈合驅盡神姦又得  
無又揚子江中百鍊金寶奩疑是月華沉爭如聖后無  
私鑑明照人間萬善心又江心百鍊青銅鏡架上雙紐  
翠縷衣李士美云何須百鍊鑑自勝五兵符傅墨卿云  
百鍊鑑從江上鑄五時花向帳前施許沖元云江中今

日成龍鑑苑外多年廢鷺陂合照乾坤共作鏡放生河  
海盡為池蘇子由云楊子江中寫鏡龍波如細穀不搖  
風宮中驚捧秋天月長照人間助至公大概如此惟東  
坡不然曰講餘交翟轉迴廊始覺深宮夏日長楊子江  
心空百鍊只將無逸監興亡其輝光氣焰可畏而仰也  
若白樂天諷諫百鍊鏡篇云江心波上舟中鑄五月五  
日日午時昔有九五飛天龍人人呼為天子鏡又云太  
宗常以人為鏡監古監今不監容乃知天子別有鏡不  
楊州百鍊銅用意正與坡合予亦嘗有一聯云願儲是  
醫國三年艾不博江心百鍊銅然去之遠矣端午故事

莫如楚人競渡之的蓋以其非吉祥不可施諸祝頌故  
必用鏡事云

容齋五筆卷第九

容齋五筆卷第十二則

哀公問社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古人立社但因其土地所宜木為之也初非求異而取義於彼也哀公本不必致問既聞用栗之言遂起使民戰栗之語其意古者弗用命戮于社所以威民也然其實則非也孔子責宰我不能因事獻可替否既非成事尚為可說又非遂事尚為可諫且非既往何咎之云或謂使民戰栗一句亦出於宰我記之者欲與前言



有別故加曰字以起之亦是一說然戰栗之說使出於我則導君於猛顯為非宜出於哀公則便即時正救以杜其始兩者皆失之無所逃於聖人之責也哀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家不克成卒為所逐以至失邦其源蓋在於此何休注公羊傳云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栢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然則戰栗之說亦有所本公羊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三代所奉社其亦以松栢栗為神之主乎非植此木也程伊川之說有之

絕句詩不貫穿

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  
綦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  
此歐陽公絕妙之語然以四句各一事似不相貫穿故名之曰夢中作永嘉士人薛韶喜論詩嘗立一說云老杜近體律詩精深妥帖雖多至百韻亦首尾相應如常山之蛇無間斷齟齬處而絕句乃或不然五言如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  
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急雨捎溪足斜暉轉樹腰  
隔巢黃鳥並翫藻白魚跳江動月移石溪虛雲傍花鳥棲知故道帆過宿誰家  
鑿井交棕葉開渠斷竹根扁舟輕褭纜小徑曲通村日出籬東水雲生舍北泥竹高鳴翡翠沙  
僻舞鷓鴣雞

釣艇奴緡盡昏鴉接翅稀月生初學扇雲細不成衣舍  
下笋穿壁庭中藤刺簷地晴絲冉冉江白草纖纖七言  
如參徑楊花鋪白氈點溪荷葉疊青錢筍根堆子無人  
見沙上鳧雛傍母眠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  
天窓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舡之類是也予因  
其說以唐人萬絕句考之但有司空圖雜題云驛步堤  
縈閣軍城鼓振橋鷗和湖鴈下雪隔嶺梅飄舫艤猿偷  
上蜻蜒燕競飛樵香燒桂子苔濕挂莎衣

農父田翁詩

張碧農父詩云運鋤耕斲侵晨起隴畔豐盈滿家喜到

禾頭黍屬他人不知何處拋妻子杜荀鶴田翁詩云白  
髮星星筋力衰種田猶自伴孫兒官苗若不平平納任  
是豐年也受飢讀之使人愴然以今觀之何啻倍蓰也

衛宣公二子

衛宣公二子之事詩與左傳所書始末甚詳乘舟之詩  
為伋壽而作也左傳云宣公烝於庶母夷姜生伋子為  
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宣姜與公子朔諧伋  
子宣姜者宣公所納伋之妻翻諧其過公使諸齊使盜  
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壽子載其旌以先  
盜殺之遂兄弟并命案宣公以魯隱四年十一月立至

桓十二年十一月卒凡十有九年姑以即位之始便成  
烝亂而後子即以次年生勢須十五歲然後娶既娶而  
奪之又生壽朔朔已能同母諸兄壽又能代為使者以  
越境非十歲以下兒所能辦也然則十九年之間如何  
消破此最為難曉也

謂端為匹

今人謂縑帛一匹為壹端或總言端匹按左傳幣錦二  
兩注云二丈為一端二端為一兩所謂匹也二兩一匹  
也然則以端為匹非矣湘山野錄載夏英公鎮襄陽遇  
大禮赦恩賜致仕官束帛以絹十匹與胡旦旦笑曰奉

還五匹請檢韓詩外傳及諸儒韓康伯等所解束帛箋  
箋之義自可見證英公檢之果見三代束帛束脩之制  
若束帛則卷其帛為二端五匹遂見一端正合此說也  
然周易正義及王弼注韓詩外傳皆無其語文瑩多妄  
誕不足信按春秋公羊傳乘馬束帛注云束帛謂玄  
三纁二玄三法天纁二法若文瑩以此為證地猶之可  
也

唐人草堂詩句

予於東圃作草堂欲采唐人詩句書之壁而未暇也姑  
錄之于此杜公云西郊向草堂昔我去草堂草堂少花

今欲栽草堂塹西無樹林白公有別草堂三絕句又云  
身出草堂心不出劉夢得傷愚溪云草堂無主燕飛回  
元微之和裴校書云清江見底草堂在錢起有暮春歸  
故山草堂詩又云暗歸草堂靜半入花原去朱慶餘稱  
著朱衣入草堂李涉草堂曾與雪為鄰顧况不作草堂  
招遠客郎士元草堂竹徑在何處張籍草堂雪夜勢  
琴宿又云西峯月猶在遙憶草堂前武元衡多君能寂  
寞共作草堂游陸龜蒙草堂祇待新秋景又云草堂盡  
日留僧坐司空圖草堂舊隱猶招我韋莊今來空訝草  
堂新子蘭策杖詩吟上草堂皎然有題湖上草堂云山  
居不買剡中山湖上千峯處處闌芳草白雲留我住世  
人何事得相關

公穀解經書曰

孔子作春秋以一字為褒貶大抵志在尊王至於紀年  
叙事只因舊史杜預見汲冢書魏國史記謂其著書文  
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以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所  
謂書日不書日在輕重事體本無所系而公羊穀梁二  
傳每斷之以日故窒而不通左氏惟有事公子益師卒  
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一說其它亦鮮今表二傳之語  
以示兒曹公羊云益師卒何以不日遠也葬者不及時

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  
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  
日危不得葬也庚寅入郟其日何難也取邑不日桓之  
盟不日信之也甲寅齊人伐衛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  
日也壬申公朝于王所其日何錄乎內也辛巳晉敗秦  
于穀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甲戌敗狄于鹹其日何  
大之也子卒何以不日隱之也即位不日穀梁最多卑  
者之盟不日大夫日卒正也諸侯日卒正也日人惡人  
者也外盟不日取邑不日大閱崇武故謹而日之前定  
之盟不日公敗齊師不日疑戰也公敗宋師其日成敗  
之也齊人滅遂其不日微國也公會齊侯盟于柯桓盟  
雖內與不日信也滕陳人之婦其不日數渝惡之也癸  
亥葬紀叔姬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子卒日正也  
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戊辰盟于葵丘桓盟不日此何  
以日美之也辛卯沙鹿崩其日重變也戊申隕石于宋  
是月六鷓退飛石無知之故日鷓微有知之物故月之  
乙亥齊侯小白卒此以正其日之何也壬申公朝于王  
所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日繫於月繫月於  
時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丁未商臣弑其君髡日髡之卒  
所以謹商臣之弑也乙巳及晉處父盟不言公諱也何

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甲戌取須句取邑不日此其  
日何也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也辛丑葬襄王日之  
甚矣其不葬之辭也乙卯晉楚戰于邲日其事敗也癸  
卯晉滅潞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  
日潞子賢也甲戌楚子卒夷狄卒而不日日少進也癸  
酉戰于鞏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梁山崩  
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蟻鼠食郟牛角不言日急辭  
也庚申莒潰惡之故謹而日之也秋公至自會不日至  
自伐鄭也丙戌鄭伯卒于操其日未踰竟也乙亥臧孫  
紇出奔邾其日正紇之出也蔡世子弒其君其不日子

奪父政是謂夷之冬十月葬蔡景公不日卒而月葬不  
葬者也四月楚公子比弒其君弒君者日不日比不弒  
也甲戌同盟于平丘其日善是盟也內之大事日即位  
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定之  
即位何以日也著之也完釋時月者亦然通經之士可  
以默諭矣沙鹿梁山為兩說尤不然蘇子由春秋論云  
公羊穀梁之日月土地皆所以為訓傳夫日月之不知  
土地之不詳何足以為喜怒其意蓋亦如此

柳應辰押字

予頃因見鄂州南樓土中磨崖碑其一刻柳字下一字